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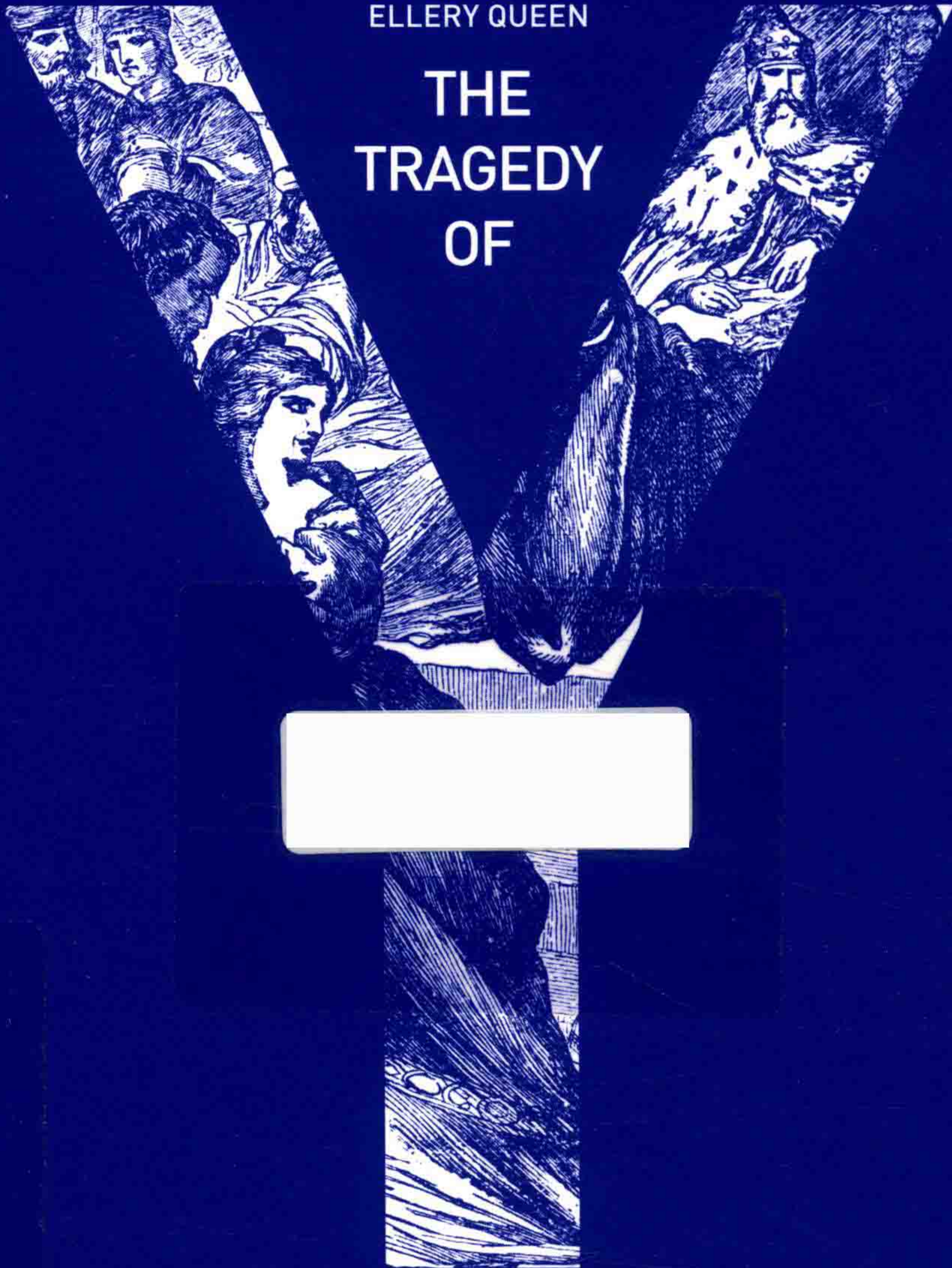
# Y的悲剧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许琼莹 译

ELLERY QUEEN

THE  
TRAGEDY  
OF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Y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Y*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许琼莹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TRAGEDY OF Y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1932 BY BARNABY ROSS, RENEWED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Y 的悲剧 / (美) 埃勒里·奎因著; 许琼莹译. —3 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33-2384-0  
I. ① Y… II. ①埃… ②许…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6769 号

---



## Y 的悲剧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许琼莹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周伟伟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三版 2017年4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384-0  
定 价: 35.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致读者的公开信

亲爱的读者：

如果你读了《X 的悲剧》，但错过了书中的“致读者的公开信”，或者干脆没读过《X 的悲剧》——这样的话，当然不会读过该书的“致读者的公开信”——那就听我们说说埃勒里·奎因和巴纳比·罗斯既是两个人又是同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读者可直接展阅这本《Y 的悲剧》）。

《Y 的悲剧》和“哲瑞·雷恩悲剧系列”中的其他三部一样，最初是在“巴纳比·罗斯”这个笔名之下出版的。当时，一系列塑造年轻睿智的侦探人物埃勒里·奎因先生的作品，已经在繁荣的推理小说市场中稳占一席之地。

由于侦探埃勒里·奎因先生的探案故事是以共同的笔名“埃勒里·奎因”为人所知的两位神秘作者创作的，又由于新的作品系列推出了一位不同的侦探——哲瑞·雷恩先生，在“埃勒里·奎因”这一笔名之后隐而不露的两位年轻人觉得有必要取个新笔名，可以这么说

……他们马上这样做了，称他们（他）自己为巴纳比·罗斯。

好了，如果这番解释没将事情说明白，那是因为英语不适于表述涉及多重身份的复杂问题。

或许整件繁杂的事如此简化一下就会容易理解些：我们用“埃勒里·奎因”这一笔名从事创作已达十三年之久；在创作生涯中的某个时期，我们又构思了一个新的人物，把他推到读者面前时便取了一个新笔名——巴纳比·罗斯，这个新笔名的诞生和消失只基于这一目的。

现在，“哲瑞·雷恩-巴纳比·罗斯系列”的四部作品被归到我们的真笔名“埃勒里·奎因”之下，由出版埃勒里·奎因探案作品的出版社再版。我们非常喜爱他们，尤其喜爱哲瑞·雷恩先生，我们确信你的感觉会一样，而这种喜爱会持续下去。

别犹豫了，好好享受《Y的悲剧》吧，管他是谁写的呢！

埃勒里·奎因

一九四一年春天于纽约

## 案件中的重要人物

约克·哈特 不幸的化学家，想成为小说家

埃米莉·哈特 约克的妻子，哈特家族专断的家长

康拉德·哈特 哈特家的长子

芭芭拉·哈特 哈特家的长女

吉尔·哈特 哈特家的次女

路易莎·坎皮恩 埃米莉与前夫之女

马莎·哈特 康拉德的妻子

杰奇·哈特 康拉德的儿子

比利·哈特 康拉德的儿子

埃德加·佩里 哈特家的家庭教师

阿巴克尔太太 哈特家的管家

乔治·阿巴克尔 管家的丈夫，哈特家的司机

弗吉尼亚 女佣

史密斯小姐 照顾路易莎的护士

约翰·戈姆利 康拉德的商业伙伴

切斯特·比奇洛 哈特家的律师

特里维特船长 哈特家的邻居

梅里亚姆医生 哈特家的家庭医生

萨姆 纽约市警察局巡官

席林 法医

哲瑞·雷恩 退休演员，将兴趣转向侦破罪案

奎西 哲瑞·雷恩的化妆师

福斯塔夫 哲瑞·雷恩的管家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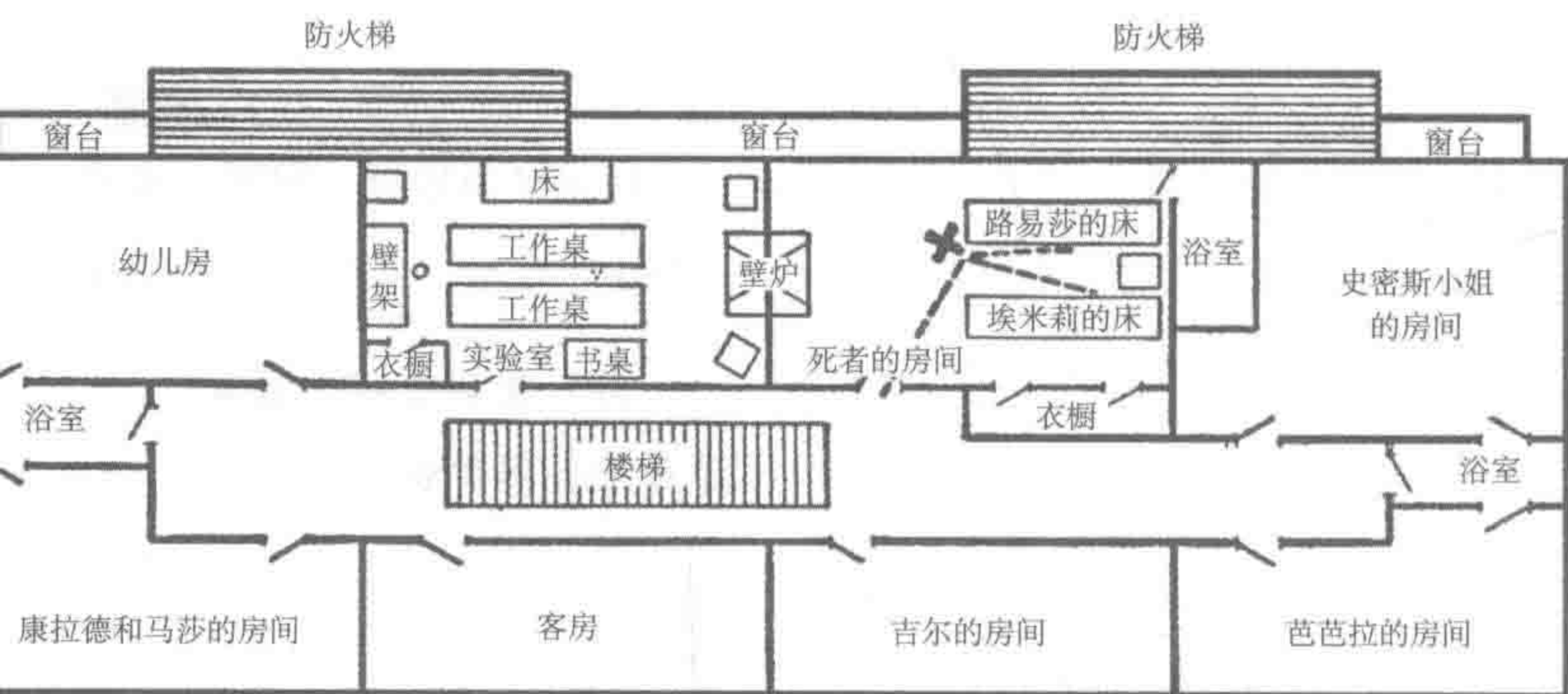
	致读者的公开信
	案件中的重要人物
1	序幕
27	第一幕
155	第二幕
237	第三幕
289	收场白
293	幕后



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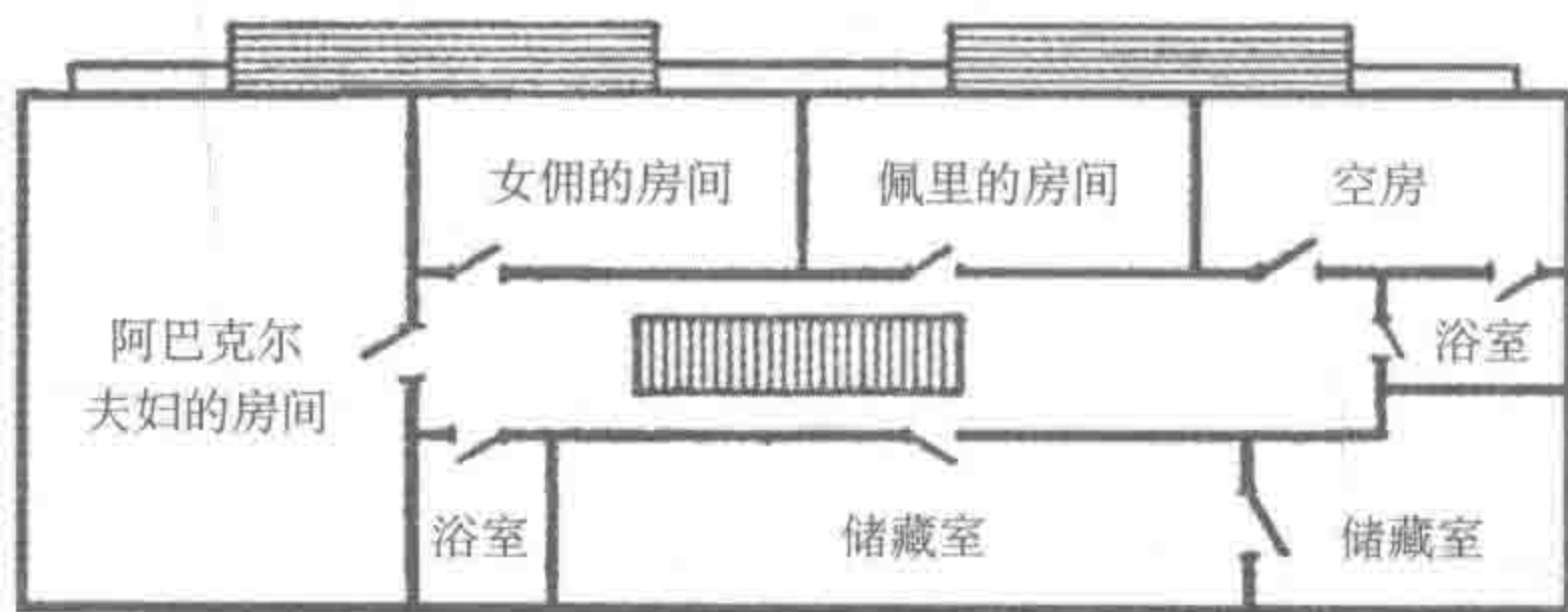
每一出戏好比一餐饭  
序幕是餐前祷告。

花园



第二层

哈特宅邸顶部两层平面图



顶层 (阁楼)

## 第一场

陈尸所

二月二日，晚上九点三十分

在那个非比寻常的二月的下午，深海拖捞船拉维尼亚 D 号自漫长的大西洋旅途归来，驶过沙钩岬，向汉考克港尖鸣汽笛，船首推波船尾，一路迤迤地进入下湾。船上渔获不多，肮脏的甲板有如一片杀戮战场，腥臭的大西洋海风令人反胃，船员们诅咒着船长、海洋、鱼群、铅黑色的天色和左舷侧斯塔登岛那片不毛海岸。酒瓶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水手们在散发出恶臭味的防水衣下哆嗦。

一个靠在栏杆上、忧郁地凝视着蓝色海浪的大个子，突然挺直了身子，通红的面孔上两眼暴突，大声叫嚷起来。船员们往他食指指点的方向看去，三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个小小的、黑黑的、无疑是死人的东西，在海湾里时浮时沉。

船员们兴奋不已。“左满舵！”掌舵的人身体向舵轮一靠，吆喝一声。

拉维尼亚 D 号开始笨拙地向左舷移动，每一个关节都吱吱嘎嘎地响着，像只警觉的野兽紧盯着猎物，一圈圈地越来越逼近那个物体。船员们欢快又兴奋，用撑篙拍打海水，等不及要钓取这天的渔获中最诡异的一条鱼。

十五分钟后，那物体躺在潮湿甲板上一汪腥臭的海水里，外观凌乱，腐烂得不成形，但无疑是个男人。从尸体的腐烂状况来看，这个人显然已经在深海中受潮水冲刷好几个星期了。此时船员们双手交握于背后立在甲板上，一片沉默。没有人去碰一下尸体。

就这样，鱼臭气和海风的咸味灌进毫无气息的鼻腔，约克·哈特开始了他最后的旅程。污秽的拖捞船，是他的棺架；身着满是鱼鳞的粗布服、一脸胡子的粗鲁船员，是他的护柩人；水手们的轻声诅咒和吹过窄湾的风声，则是他的弥撒曲。拉维尼亚 D 号湿漉漉的船鼻轻轻地划过满是浮渣的水面，缆绳被系上贝特利岸边的一个小船台。从海上带回来一件意外的货品，船员们比手画脚，船长喊破了喉咙，港口官员点点头，简略地查看了滑溜溜的甲板，小小的贝特利港办公室里电话震天价响。约克·哈特则安眠在一块防水焦油布下面。但这种安宁没维持多久。救护车匆匆赶到了，身着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抬走了湿漉漉的遗体。丧葬队伍离开海面，响亮的警笛奏起挽歌，约克·哈特被人从下百老汇载往专供认领遗体的陈尸所。

他的一生诡异又神秘。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圣诞节四天前，住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北边的老埃米莉·哈特，向警方申报她的丈夫失踪。他在那天早晨无人留意时，没与任何人道别，走出那幢圣物盒般代表哈特家族财势的红砖华夏，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老头子不知去向，老埃米莉·哈特对她丈夫的失踪也无从解释。人口失踪处提出的说法是，哈特遭人绑架，可能会有人来要赎金，但是这个说法不久就被打破，因为老头子的富有家族并未接到任何所谓绑匪的只字片语。报纸上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其中一种指称哈特被谋杀了——举凡涉及哈特家族的事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哈特家族坚决否认这种可能：约克·哈特是个从不得罪人的小人物，是个没有什么朋友的安静老人，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调查，他没有任何敌人。另一家报纸或许是根据哈特家族出奇诡异热闹的历史，推断老头子只是离家出走——逃离他专横的妻子，逃离他那群令人厌烦、离经叛道的孩子，逃离他那叫人神经衰弱的家。可是这个说法后来也不被接受，因为警方指出，他的私人银行户头没被动过。也由于这项事实，有关一个“神秘女子涉及此案”的臆测不攻自破。对这种暗示极为愤怒的老埃米莉·哈特，断言她丈夫已经六十七岁高龄。处于这个年纪的男人，极不可能因为一团小小的欲火而背弃亲人、抛弃财产。

经过五星期不眠不休的追查，警方下了一个结论——自杀。看来，警方这次说对了。

由纽约市警察局刑侦组的萨姆巡官担任约克·哈特这场简陋葬礼的牧师，委实合适不过。他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大不丑：一张严肃丑陋的脸孔，豁鼻子，烂耳朵，硕大的体架上长着大手大脚。你会以为他是退役的重量级拳王，他的指关节因为常年打击罪犯而破皮、结瘤；头部有灰有红：灰白色的头发，砂岩般的红脸，严厉的眼神。他给人的感觉是实在、可靠。他颇有头脑；作为一名警察，算是相当坦率诚实。不过，经过常年几无指望的奋战，他也已经见老了。

这次这个案子倒是不太一样。从申报失踪、寻人未果，到发现遭鱼啃食的尸体，还有充足的指认身份的证据，一切都公开明朗。但是既然有他杀的说法存在，巡官认为，他就有责任解人疑惑，让此事尘埃落定。

纽约地区的法医席林医生向助手示意，赤裸的尸体马上从解剖台被移到推床上。席林那矮胖的德国人身体弯向大理石水槽，洗净双手，消毒一番，然后彻底把手擦干。等他把又肥又小的手掌擦拭得令自己满意之后，便掏出一根满是齿痕的象牙牙签，开始若有所思地剔起牙齿来。巡官叹了口气，差事终于办完了。一旦席林医生开始挖蛀牙洞，那就表示谈话时间到了。

他们一同跟在推床后面走到陈尸所的存尸柜前，没有人开口，约克·哈特的尸体被放在一块平板上。助手转身探询：推进壁柜吗？席林医生摇摇头。

“怎么样，医生？”

法医拿开牙签。“很明白的案子，萨姆。从肺部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几乎是落水以后马上死亡的。”

“你是说他马上淹死了？”

“不，他不是淹死的，是中毒死的。”

萨姆巡官对着陈尸板皱眉。“那么这是谋杀了，医生，我们判断错了。那遗书可能是有人安排的。”

席林医生藏在老式金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炯炯发亮，丑陋的秃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小布帽。“萨姆，你实在是个直脑筋，中毒不一定是谋杀……对，他体内残留有氢氰酸，这代表什么？我会说这个人站在船上的扶栏前，吞下氢氰酸，然后掉进或跳进水里。补充一句，是海水。那是谋杀吗？萨姆，你原先就说对了，是自杀。”

巡官一副看法未得到证实的表情。“好极了！那么他是差不多在落水的时候死亡——死于氢氰酸中毒，嗯？太好了。”

席林医生靠在陈尸板上，睡眼惺忪，此人常常一副困倦的样子。

“看起来不像谋杀。没有可疑的迹象。海水有防腐存证的作用，你不知道吗，连这种常识都没有？只有几处骨头淤伤和肌肉擦伤，无疑是尸体和海底沉积物碰撞的结果。明显的碰伤，而且鱼也享受了一顿。”

“嗯，可是他面目模糊，那可是事实。”——死者的衣服放在旁边一张椅子上，破烂不堪——“在这之前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尸体总不会就这样漂了五个星期吧，可能吗？”

“道理很简单。真是幼稚，你们这些不长眼睛的！”法医捡起从尸体上剥下来的破烂、湿漉漉的外套，指指衣服背面的一处大窟窿，“鱼咬的吗？呸！这个洞是某种又大又尖的东西造成的。萨姆，尸体曾经被水底的沉树暗桩给卡住，最后暗潮或是海水其他的波动才把他弄开，或许是两天前的暴雨也说不定。难怪你们五个星期都找不到他。”

“那么从发现尸体的地点，”巡官沉思着说：“很容易就可以把来龙去脉拼凑起来。他吞下毒药，从——比方说，斯塔登岛的渡船上跳水，顺着窄湾漂流出去……从尸体上搜出来的那些东西呢？我还要再看一下。”

萨姆和席林踱到一张桌子旁，上面摆着几样东西：一些腐烂破碎得无法再用的纸张，一根石南木制成的烟斗，一盒泡湿了的火柴，一个钥匙链，一个夹着几张钞票、被海水浸泡了的皮夹，一把大大小小的钱币。桌子的另一边还摆着从死者左手的无名指，或称订婚指上取下来的一枚沉重的图章戒指，图章上有两个银镂的姓名缩写

字母 YH。

但是在这堆残余物当中，巡官仅对一样东西感兴趣——烟草袋。那是鱼皮的，有防水功能，里面的烟草还是干的。他们早先已经从里面找到一张没被海水毁损的折叠纸张。这是萨姆第二次打开这张纸，上面的留言是用不褪色的墨水写的，笔迹工整近乎完美，像打字机打的字一样整齐、清晰。留言只有一句话：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敬启者：

我是在神志全然清醒的状况下自杀的。

约克·哈特

“简单明了，”席林医生评论道，“好个血性男子。我要自杀了。我的意识很清楚。毫无赘言，这是用一句话概括一部小说，萨姆。”

“唉，别说了，再说我就要痛哭流涕了。”巡官不耐烦地咕哝，“老太太来了，通知她上来认尸。”他赶紧从陈尸板末端拉过来一块厚布把尸体盖起来。席林医生喃喃地念了一句德语，站到一边去了，双眸闪闪发亮。

一群人沉默地鱼贯而入：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这个女人为什么走在三个男人前面，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个女人，你会觉得，她向来都是当领袖、掌大权的，威严十足。她年纪很大，看起来又老又硬，像木头化石，有个鹰钩鼻，满头白发，冷冰冰的蓝眼睛像鹰眼般眨都不眨一下，厚而短的下巴显示出她从不向人低头……这就是埃米莉·哈特太太，老少两代报纸读者所熟知的，华盛顿广场的“大富婆”、“怪物”、“刚愎自用的恶婆娘”。她六十三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上十



岁，身上穿的是伍德罗·威尔逊<sup>①</sup>总统入主白宫那个年代的服装。她目中无人地径直朝罩着厚布的陈尸板走去，进门的姿态昂首阔步，带着审判的意味，有如一尊命运女神。萨姆巡官注意到跟在她后面的一个男子——那是一个高大、紧张不安的金发男子，五官长得和哈特太太十分相像——嗫嚅着不知在忠告她什么，然而她充耳不闻，兀自前行，来到陈尸板前掀开厚布，眼睛连眨都不眨地俯视着那张稀烂、无法辨认的脸孔。

萨姆巡官未予干涉，任由她沉浸在不显露任何情感的思维里。他观察了一阵她的面容，转而审视她身边的那几个男人。那个高大紧张的金发男子，看起来三十二岁左右，是约克和埃米莉·哈特的独生子康拉德·哈特。康拉德的长相酷似他母亲，颇具掠夺性，但同时又显得软弱、放荡，仿佛带着一股厌世的味道。他好像颇神经质，迅速瞥了一眼死者的脸孔后，就把目光转到地板上，右脚开始不安地动起来。

他旁边站着两个老人，萨姆原先在约克·哈特失踪案的调查中就已认识。一个是家庭医生梅里亚姆，高大，灰发，单薄的削肩，显然已年过七十。梅里亚姆医生细看死者的脸孔时，并无一点儿扭捏不安之色，但是显然很不舒服的样子，巡官推想那是因为他和死者是旧识的关系。他的同伴则是这群人当中最诡异的一个——机警而深沉，高瘦而衰弱，这是特里维特船长，一位退休的行船老手，哈特家的老朋友。萨姆巡官惊愕地发现——他气急败坏地想，自己以前竟然没注意到——特里维特船长水手服的右裤管底下，露出一截裹着皮革的木制义肢。特里维特的喉咙底部像有异物似的，咕哝个不停。他以哀求的姿态，将一只衰老的、饱经风霜的手按在哈特太太的肩膀上，老女人

---

<sup>①</sup>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1856—1924)，一九一二年当选美国总统。